

中国典籍对《梦记》的影响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赵季玉

[摘要] 《梦记》为镰仓时期以中兴华严宗而闻名的僧人明惠终其一生所作的关于自己梦境的记录。除了《梦记》之外,明惠还著有《金文玉轴集》《华严缘起》,并参与绘制了《玄奘三藏绘》。目前,已有日本学者论证了中国典籍对此三作的影响。但是,考证范围尚未辐射到《梦记》一书。事实上,《大唐西域记》《华严经探玄记》《法住记》等中国典籍对《梦记》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通过考察明惠《梦记》对这些中国典籍的接受情况,可管窥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一隅。

[关键词] 梦记 明惠 大唐西域记 华严经探玄记 法住记

引言

明惠(1173-1232)为日本镰仓时期著名的高僧,以中兴华严宗而闻名。他将自己一生的梦境,尤其是佛教生涯开始之后的梦境记录下来,形成了《梦记》一书。《梦记》收藏于高山寺名为“木秘本”的经箱中。该经箱收纳的是明惠徒孙仁真收集的与明惠有关的书籍与物品。据《木秘本入目六》记载,“右自建久二年至宽喜二年、约合四十年之御梦御日记、皆御自笔也”^[1]。由此可知,《梦记》记录的是建久二年(1191)至宽喜二年(1230)间约合四十年的梦境,且皆为明惠亲笔。从历史上看,日本其实不乏记录自己梦境的僧人。但是,像明惠这样坚持一生之人实属罕见。故《梦记》在日本学界被称为“罕见的书籍”^[2]。著名临床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指出,除了弗洛伊德曾在《梦的解析》中提及的法国十九世纪末的心理学家圣但尼以外,世界上再无一生坚持记梦之人,而且与圣但尼以研究为目的的记梦不同,明惠真正地实现了“与梦共生”^[3]。

《梦记》因其特殊性获得了广泛关注,明惠其人以及他的其他作品也成为近年来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部分学者聚焦明惠作品与中国典

籍的关系,取得了如下研究成果:山崎淳指出明惠的著作《金文玉轴集》虽已失传,但是从其传记等相关记录来看,该书内容盖与释迦遗迹有关,而明惠整理这些遗迹的根据便是中国的《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4];八百谷孝保将最早记载了义湘、元晓传说的《宋高僧传》与明惠的《华严缘起》中的“绘词”(对画进行说明、解释的文字)对比,指出《华严缘起》的出典为《宋高僧传》^[5]。此外,一般认为明惠参与绘制的《玄奘三藏绘》中的解说词也受到了《慈恩传》的影响^[6]。据上可知,前人关于明惠和中国典籍的关系方面已有很多研究。但是,他们所涉及的范围尚未涉及到明惠的《梦记》一书。下文将通过考察明惠《梦记》对《大唐西域记》《华严经探玄记》和《法住记》等中国典籍的利用情况管窥中日古代文学交涉的一隅。

1 《大唐西域记》对《梦记》的影响

《梦记》中共记载了226条梦境,内容多种多样,大体上可分为“宗教梦”和“日常生活梦”两大类。“宗教梦”为与佛、菩萨或者佛教修行有关的梦境。比如,建久七年(1196),24岁的明惠梦见了文殊菩萨“当月二十五日,于释迦大师像前修无想

观。空中文殊大圣人身。其身金色，坐狮子之上。高三尺左右。”^[7]“日常生活梦”则是和周边事物有关的梦。比如，梦见犬、马、虫子等。在诸多事物中，有一个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现象，即明惠经常梦见“磐石”。

(1)同年二月，听闻此事之后，觉得此郡之人非常可怜。我梦到自己行走在像屏风一样的大磐石上。我抱住石头，渡过了大磐石狭窄的顶端。义林房等人在前面先过。成弁随后。……成弁本来觉得这样做很危险，但内心还是很高兴。安全渡过之后，来到海边。(笔者译)

(久保田淳等校注，1994:57)

(2)元久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晚，于一条讲堂祈求大愿能得成就。当晚梦见有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有心想爬上去。原来是一块笔直的磐石。成弁从下面开始攀登。镜智房、禅房两人在下面推我，帮扶攀登。我看到磐石上面布满了石板。石板上竟然还写着帝释天、梵王及诸神祇的名字。我在上面匍匐前行。(笔者译)

(久保田淳等校注，1994:60)

(3)有一大磐石，峰高无限。海水倾上而下，宛如瀑布。此为值得庆幸的殊胜之相。我为之欢喜。云云。(笔者译)

(久保田淳等校注，1994:60)

(4)有一大磐石，底部有一小穴。成弁入磐石内，然无法从中出来。(笔者译)

(久保田淳等校注，1994:94)

(5)有一大磐石。与前面梦到的童子共攀爬之。我担心会滑倒。然并非想象得那么危险。……石面光滑，走在上面非常舒服。足踏其上游玩。云云。(笔者译)

(久保田淳等校注，1994:95)

“磐石”本身并无特殊含义，仅仅是厚而大的石头。但是，据笔者统计，在《梦记》中共有五条关于梦见磐石的梦境记录。与绝大多数事物仅出现一次相比，可谓比较频繁。可见，磐石在他心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那么，这些梦境因何而成，明惠又为何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呢？

解明这个问题的突破口在引文(2)。如划线部分所示，明惠梦见磐石上的石板上面写了帝释、梵王以及诸神祇的名字。帝释天与梵天作为佛教中的护法主神，经常出现在佛经以及各类佛教类书中，两人同时出现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但是，“帝释、梵王”与“磐石”组合在一起出现的情况甚是罕见。笔者查询《大藏经》发现，三者同时出现的现象仅见于《大唐西域记》。如下面引文中双重横线部分所示。

鸡足山东北行百余里，至佛陀伐那山，峰崖崇峻，巖崿隐嶙。岩间石室，佛尝降止。傍有磐石，帝释、梵天摩牛头栴檀涂饰如来，今其石上余香郁烈。五百罗汉潜灵于此，诸有感遇，或得睹见，时作沙弥之形，入里乞食。隐显灵奇之迹，差难以述。

孤山东北四五里，有小孤山，山壁石室，广袤可坐千余人矣。如来在昔于此三月说法。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释、梵天摩牛头栴檀涂饰佛身，石上余香，于今郁烈。^[8]

《大唐西域记》中“磐石”共计出现了8次，此处仅列举与引文(2)有关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中的佛陀伐那山即今佛陀因山，牛头栴檀即栴檀香树，因其产地之山峰形状若牛头，故有此称。《大唐西域记》在此描述了佛陀伐那山周边的释迦遗迹：佛祖曾降临此山石室，石室旁有块磐石，帝释与梵天曾在上面磨牛头栴檀，用来涂饰如来，至今石上还有浓烈的余香。第二个例子中，帝释与梵王出场的情景与前者非常接近——佛于石室说法时，两位天神在磐石上摩牛头栴檀为佛陀涂抹装饰。在上述两个例子中，磐石与帝释、梵天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反观《梦记》中磐石板上写着帝释、梵王名字的梦境，其与《大唐西域记》中“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释、梵天摩牛头栴檀涂饰佛身”之记录中均同时出现了磐石、帝释与梵天。这种现象绝非偶然。从两者在内容方面的相似性以及下文将要分析到的明惠对《大唐西域记》的熟悉情况来看，这个梦很可能是明惠阅读《大唐西域记》

时,对此段印象深刻,磐石、帝释与梵天之组合留在了潜意识之中,迸发出来并折射形成的。

《大唐西域记》为记载唐代著名僧人玄奘(602-664)去往西天取经时在天竺所见所闻的重要史料。该书不仅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很早就流传到了日本并得到了广泛传播。据高田时雄考证,《大唐西域记》现存最早的抄本(785)藏于京都兴圣寺^[9]。但其在日本的传播可追溯到奈良时代(710-794)。早在正仓院文书天平十一年(739)七月十七日的“写经请来注文”中便已有《大唐西域记》的记述^[10]。之后,《大唐西域记》不断地被抄写和再创作。特别是镰仓时代(1185-1333),出现了众多以《大唐西域记》为底本所改编的作品。比如,现在称名寺所藏的《西域记传抄》和东大寺尊胜院学僧弁晓(1139-1202)的《弁晓说草》等。其中,《西域记传抄》为《大唐西域记》的摘抄本^[11];《弁晓说草》引用了很多《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12]。

从众多资料来看,明惠亦阅读过《大唐西域记》。因为据明惠入寂十八年后(1250)弟子义渊房灵典依后嵯峨院(1220-1272)之命整理上报的高山寺藏书目《高山寺圣教目录》第五十四卷甲开头有“西域传二部各十二卷”人记载^[13]。“西域传”即《大唐西域记》。此外,《高山寺明惠上人行状》(以下简称《行状》)是由其弟子记录的关于明惠的生平传记。据《行状》记载,明惠曾经著作《金文玉轴集》一书。

因生于佛灭迹后边隅之地,与西天遗迹相隔万里,甚是悔恨。故或以西域、慈恩传等传记检处处遗迹,或按寻求法高僧巡礼之足迹遥想西天。然遗迹本为释迦灭迹后为众生所留,而今只我一人得见西天遗迹。……只我一人独处深山、海边品读此等著弥陀五天圣迹之书。无可互相谈论之人。遂决定记下这些遗迹,留与有心之人。为解心中之遗憾,下笔整理、标注前人书中之圣迹,以假名著《金文玉轴集》一书。^[14](笔者译)

明惠十分憧憬西天遗迹,但苦于无人分享,故

想著书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圣迹,于是著作了《金文玉轴集》。值得注意的是引文中提到的明惠了解西天遗迹的手段。“或以西域、慈恩传等传记检处处遗迹,或按寻求法高僧巡礼之足迹。”其中,“西域、慈恩传”即《大唐西域记》与《慈恩传》。据上可知,明惠读过《大唐西域记》。而且,从其查阅《大唐西域记》中的西天遗迹,并根据书中内容将遗迹整理成书来看,明惠对《大唐西域记》中的内容,特别是其中关于西天遗迹方面的记载可谓非常熟悉。这为《梦记》引文(2)中的梦境受到《大唐西域记》的影响这一论点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除了像引文(2)一样直接在《大唐西域记》的具体内容影响之下产生的梦境之外,明惠频繁地梦见磐石并将它们记录下来,这也与《大唐西域记》的影响有关。从上述《行状》中关于《金文玉轴集》成书的经过可知明惠非常尊崇西天释迦之遗迹。这种尊崇在明惠的传记资料中随处可见。比如,《明惠上人传记》(以下简称《传记》)为明惠弟子所写的另外一部有关师父的生平记录。据《传记》记载,明惠早年赴纪州时,望见西方海面上漂着的“苧磨岛”和“鹰岛”两座岛屿,遂将岛屿比作天竺,口中更是念唱道“南无五天诸国处处遗迹”而礼拜之。他继而说到,如来遗迹尤以北天竺苏婆河河边的居多,苏婆河河水也会汇入此海,所以这块石头同样也被苏婆河的盐水浸染过。于是,明惠取了海边的一块石头,取名“苏婆石”,当作如来遗迹。后来他将这块石头带在身边、不离左右。从这段记述中,能清晰看到明惠对释迦和西天的思慕之情。即使是一点点能和释迦、西天产生联系的地方,明惠都会联想到西天与释迦,并非常珍视与之相关联的物品。

而磐石是《大唐西域记》中经常提及的释迦遗迹之一。据《大唐西域记》记载,释迦常于磐石上说法,并且,天竺现存的许多大磐石上有如来足所履迹,即所谓的“佛足石”。关于佛在大磐石上留下足迹的“佛足石”的记录在《大唐西域记》中共计8处,如“东昭怛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阿波逻罗龙泉西南三十余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来足

所履迹”；“有窳堵波，高百余尺。其侧大方石上，有如来足蹈之迹”等，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明惠对磐石也抱有特殊的感情。比如，他将高山寺“华宫殿”西边山谷中的一块磐石取名为“定心石”。此“定心石”旁边复有磐石一块，明惠在石面上雕刻了佛足迹进行供养，并为之取名“遗迹窟”。从明惠与《大唐西域记》的关系来看，他对磐石的特殊情结亦与该书有关。当然，有关“佛足石”的记载不限于《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法苑珠林》和《北山录》等书中皆可见之。但它们成书均晚于《大唐西域记》，且《高山寺圣教目录》中没有著录此类书籍。

正是因为对磐石的特殊的感情，奔波于各个地方的明惠每次皆选择面朝大海、有磐石的高山作为自己的修行之地。

离开高雄，辞别众人，来到纪州。……于汤浅榑原村白上峰上建了一宇草庵作住处。山峰左右耸立着大磐石，前后有小河流淌。两间草庵就建在高岩上面。草庵前面是西海。从此处远望淡路岛，晴空万里、风平浪静、一望无边。北面是山谷，名号曰“鼓谷”。山谷中溪流发出的响声绵延到岩洞。草庵边缘生长着一棵老松树。下面是一张绳床。此外，西南角向下两个台阶处也建了一座草庵。此处用来迎接同为佛门之人。坐禅、修行和寝食也都是在这里进行，一直不曾懈怠。或者在这里面对佛像缅怀佛在世时的过往，或者翻阅经典、怀念昔日说法时的情景。(笔者译) (久保田淳等校注，1994: 113)

引文为《传记》中所描写的明惠在纪州白上峰修行时的环境。《行状》对此时的状况也有介绍，而且对大磐石的描写更加详细：“白上峰陡直，有大磐石高耸，东西长、约二丁，南北窄，仅一段有余。于彼高岩上建草庵二间。”如前文所述，明惠在高山寺修行时，身边亦有磐石。可见，选择有磐石之地进行修行几乎成为了明惠的固定行为。

据上可知，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梦记》中，明惠对磐石的重视与记录均与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影响密不可分。明惠本身对释迦以及西天之遗迹

充满了思慕之情，而《大唐西域记》为明惠提供了了解这些遗迹的媒介。在《大唐西域记》的影响之下，磐石作为众多与释迦有关的遗迹之一，成为了明惠《梦记》中的内容之一，也成为了明惠佛教生活的关注点之一。

2 《华严经探玄记》对《梦记》的影响

当月二十四日晚，梦见一个大堂。内有一名高贵女子，容貌富态、异常肥胖，身着青色套衫。我与之于佛堂后门处碰面。心想：此人的音容面貌皆与香象大师之注释相符。其女根等亦与之相符。所有这些皆为法门。这种见面方式亦为法门。与此人共衾、交合之人皆能得成就菩提之因缘。云云。想到此即相互拥抱、亲密无间，互相疼惜(我想这种行为也与大师的注释相符)。当月二十五日，找到了与昨日之梦相一致的文章。^[15](笔者译)

建历元年(1211)十二月二十四日，明惠梦见与一名女子亲近。梦境中，明惠反复联想到“香象大师”。“香象大师”即法藏(643-712)，是华严宗第三祖师，也是华严体系的实际构建者。他一生著述众多，有《华严金狮子章》《华严经指归》《大乘起信论义记》《法界无差别论疏》等。其中，论述过僧人与女子接触问题的为《华严经探玄记》。所以，引文中的“香象大师之注释”，即法藏对《华严经》所做的注释书《华严经探玄记》。如划双线部分所示，从明惠不断确认梦境和《华严经探玄记》相符来看，此梦与《华严经探玄记》应该有很大的关联。

据资料记载，明惠非常熟悉法藏及其著作《华严经探玄记》。比如，《梦记》中载有明惠阅读法藏所著经疏的记录：“元久元年九月三日，从纪州回神护寺槇尾僧房居住。十一日开始学习。书入手之前，和一两同伴开始读香象的严密经疏。”(久保田淳等校注，1994: 54)这里的“香象”亦即“香象大师”法藏。“严密经疏”则指法藏的《严密经疏》。《高山寺圣教目录》中关于此书的著录见于第十四卷甲(奥田勲，1985: 11)。此外，建久三年(1192)

十二月二十三日,明惠抄写了法藏著的《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关于此书的著录见于《高山寺圣教目录》第十二卷甲(奥田勲,1985:10)。承元四年(1210)四月在白方时,明惠接受长房的要求开始注释《华严金狮子章》。该书和《华严指归》《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并称“贤首三要”,是法藏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建历元年(1211)六月十二日,明惠于梅尾为比丘尼净亲房讲解法藏的《起信论义记》。高山寺所藏《起信论义记》铭文记有“建久二年写、良显笔、成弁奥书”^[16]。基本上可以说,明惠对法藏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有涉猎。但是,通过下表中笔者根据《行状》和《传记》等所整理的明惠与《华严经探玄记》接触情况可知,明惠和该书接触尤为密切。

从表1可知,自建久三年(1192)至承元元年(1207)的十五年间,明惠曾多次校对、讲解《华严经探玄记》。并且,《高山寺圣教目录》第七卷甲有“华严经探玄记二十卷”的著录(奥田勲,1985:9)。

那么,《华严经探玄记》中有没有《梦记》中所记录的类似内容呢?

法国研究明惠《梦记》的专家吉拉德在法译本《梦记》注释中指出,此梦中的女性样貌类似于《华严经探玄记》第十九卷中提到的婆须密多女的样子。婆须密多女在《华严经》中有些“高级妓女”的形象,常常被用来当作男女双修的教理依据。但是,经笔者确认,《华严经探玄记》第十九卷中并未提及此女子的样貌。反而是《华严经》中的一处描

写与明惠的梦境相符。《华严经》中对婆须密多女的样貌描写如下:“色相圆满。皮肤金色。目发紺青。不长不短。不粗不细。欲界人。天无能与比。”^[17]其中,“色相圆满”与《梦记》中女子“容貌富态、异常肥胖”相对应。梦境中明惠所做的“与香象大师之注释一一相符”的判断可能是将《华严经探玄记》和《华严经》记忆混乱造成的。

但是,明惠断定“与此人同宿、交合”为“成就菩提”之因缘,这在《华严经探玄记》(原文为繁体,现统一为简体,下同)中却找到依据。

离欲实际清净法门者有二义。一约自行。……二约利生。谓虽留惑示现在欲。令处欲众生要当离欲得此实际清净法也。如掩提遮女等。二明业用中二。初身同器现。二若有众生下以法益生。于中有十种三昧。皆是以欲化处欲众生令得如此甚深三昧。阿梨宜者此云抱持摩触。是摄受之相故。得彼三昧也。阿众毗者此云鸣口。得言教密藏之定。如是下总结。并是极位大菩萨所作非下位所知。如摄论定学中说。^[18]

(法藏,1960-1978:471)

上文是法藏对《华严经》“离贪欲解脱法门”的注释。他认为清净法门有两种方法,一是靠自律,二是靠他人引导。所谓他人引导,即婆须密多女以满足人的欲望来引导众生出家得三昧。法藏在《华严经探玄记》中强调,“抱持摩触”等行为都是“摄受之相”。《梦记》中明惠和女子的各种亲昵行为

为正应了《华严经探玄记》中的“抱持摩触”。因为《华严经探玄记》不仅没有否定男女关系,反而为这种行为赋予了积极的意义,将其解释为得解脱之功德。是故深谙其内容的明惠在梦中还清醒地认识到此梦为“成就菩提之姻缘”。在《梦记》中,每一次情境转换,明惠都会确认这与《华严经探玄记》相

表1 明惠与《华严经探玄记》的接触情况

时间	年龄	内容
1192(建久三年)	20	六月十七日、校对《华严经探玄记》第二卷。
1194(建久五年)	22	五月~闰八月、于神护寺抄写《华严经探玄记》第七卷~第十八卷。
1198(建久九年)	26	八月二日、于高雄开讲《华严经探玄记》。
1199(正治元年)	27	春,回高雄,讲读《华严经探玄记》第三卷及以下部分。 十月二十二日、于筏立讲授《华严经探玄记》第九卷。
1200(正治二年)	28	三月五日、据尊胜院本校对《华严经探玄记》第三卷。 三月二十三日、据尊胜院本校对《华严经探玄记》第五卷。 五月、于四条系野兵卫尉住处校对《华严经探玄记》第十五卷。 六月二十三日、校对《华严经探玄记》第十七卷。
1207(承元元年)	35	六月二十七日、于高山寺十无尽院为喜海等人讲解《华严经探玄记》。

符,应该是在为自己的梦境寻求教理依据,将梦中的行为视为“成就菩提之因缘”。

3 《法住记》对《梦记》的影响

撰讲式期间,梦见此本堂后门有僧二三人。着黑色鹤鹑衣。心想此为圣僧。即奉问其住所,问曰:“请告知住所”。问曰:“来自何处?”答曰:“木丁斯论”听后心想,天竺便在此处。又强行询问姓名。对方极力隐瞒。不断问之。户外似乎有人。我靠近之,即生畏惧。其贴近我左耳告曰:“冥头庐也。”我甚哀伤,曰:“应问自己不解教义,适才竟只问这些。真是无礼。”尔时梦醒。我想,其余的二三人应该也都是十六罗汉吧。(笔者译) (久保田淳等校注,1994:82)

承久二年(1220)七月左右,明惠梦见了二三名罗汉。以下将此梦称之为“罗汉梦”。佛教徒梦见佛、菩萨等是常见现象。比如,之后三天,明惠又分别梦见了大光明王(过去世时释迦在阎浮提做国王时的名字)、佛祖和迦叶尊者等佛菩萨。这些梦中,或是佛祖守护明惠或是明惠供养迦叶,这些均为佛教徒常有的梦境。但是,“罗汉梦”与它们不同。如划线部分所示,明惠在梦中近乎执拗地询问圣僧的住处和名字。那么,明惠为什么会关注这些呢?

解答上述疑问之前,首先了解一下日本的“罗汉信仰”史。罗汉即六根清净、已断绝无明烦恼之人,是释迦得法弟子修行的最高果位者。“罗汉信仰”中的罗汉最初只有十六名,后来发展为十八罗汉、五百罗汉。关于后来补上的罗汉,众说纷纭,此处不多论述。现存最早的记载了十六罗汉的著作作为玄奘所译的《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以下简称《法住记》)^[9]。《法住记》译出之后,十六罗汉开始受到中国佛教徒的普通尊崇。在中国,一直到宋朝年间,“罗汉信仰”都非常盛行。日本方面,“罗汉信仰”始于永延元年(987)东大寺僧人裔然(938-1016)从宋朝带回的十六罗汉图。之后,日本禅宗中比较盛行“罗汉信仰”,代表人物有日本曹洞宗始祖道元(1200-1253)和莹山(1268-

1325)。其中,道元将北宋著名画家李龙眠(1049-1106)所画的十六罗汉像从宋朝带回日本,五十岁时在永平寺举行了罗汉供养法事,并著有《十六罗汉现瑞记》。莹山著有《罗汉供养式》。作为民间的“罗汉信仰”,藤原道长(966-1028)和高仓天皇(1161-1181)等人举行的罗汉供养广为人知^[20]。

明惠和十六罗汉的渊源也很深。据《行状》记载,年轻时住在四天王寺的明惠曾写信给神护寺的十六罗汉,表达自己的思慕之情(高山寺典籍文书综合调查团,1982:222)。建保三年(1215)明惠所著的《四座讲式》中,其中第三部为《十六罗汉讲式》。此外,《高山寺缘起》是明惠入寂后弟子高信(生卒年不详)依后嵯峨院之命所著,里面详细记录了高山寺内的建筑群、佛画和佛像等。据该书记载,高山寺有别的寺院所没有的罗汉堂。此罗汉堂是贞应二年(1223)左右从明惠的皈依者贺茂神主能久(1171-1223)的别院中移建而来,里面有宾头卢尊者像和唐本系列画像“十六罗汉画”。

从现存资料来看,明惠了解十六罗汉的方式为上文提到的“十六罗汉画”与《法住记》。《法住记》内容很短,大致由十六罗汉的姓名以及住处、信仰罗汉之功德、罗汉入灭后至弥勒出世之间供奉佛法的方法等三部分组成。现存很多文献都表明,明惠非常熟悉《法住记》中的内容。比如,(1)《高山寺圣教目录》第七十四乙著录有“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一卷 法住记一卷”(奥田勲,1985:35);(2)建历二年(1212),明惠针对法然的《选择本愿念佛集》著书《摧邪轮》进行批判。在《摧邪轮》中,明惠引用了《法住记》中关于释迦入灭后罗汉出世、罗汉入灭后弥勒出世救赎众生的文字,以释迦正法不灭反驳法然的末法说^[21];(3)明惠在《十六罗汉讲式》中也曾引用《法住记》,而且引用内容占据了《法住记》全文的三分之二,详细介绍了十六罗汉的姓名和住处。《十六罗汉讲式》中的内容如下:

第一举罗汉住处。法住记云。第一尊者宾度罗跋啰惰阇。与自眷属一千阿罗汉。多分住西瞿陀尼洲。……第十六尊者注荼半托迦。与

自眷属一千六百阿罗汉。多分住持轴山。^[22]

《法住记》中的对应内容如下：

所说十六大阿罗汉。我辈不知其名何等。庆友答言。第一尊者名宾度罗跋啰惰阇。第二尊者名……第十六尊者名注茶半托迦。……复重请言。我等不知十六尊者多住何处。护持正法饶益有情。庆友答言。第一尊者与自眷属千阿罗汉。多分住在西瞿陀尼洲。……第十六尊者与自眷属千六百阿罗汉。多分住在持轴山中。^[23]

(玄奘, 1960-1978: 13)

对比两文可知,明惠在《十六罗汉讲式》中以“法住记云”的形式几乎原文引用了《法住记》。不同之处在于,《十六罗汉讲式》将《法住记》中本来分列的名字和住处进行了合并。两者之间并无实际性的差别。由此可见明惠对《法住记》的熟悉程度。

至此,明惠在梦中近乎执拗地询问圣僧的住处和名字的原因也浮出水面。从上文内容可知,最晚在建历二年(1212)著作《摧邪轮》时,明惠便已对《法住记》之内容非常了解。至建保三年(1215),明惠在《十六罗汉讲式》中继而全文引用《法住记》,显示出对《法住记》的持续关注。在反复阅读与回忆《法住记》的过程中,书中关于十六罗汉的名字与住处的记载留在了明惠的脑海中。至承久二年(1220)七月左右,这些内容在明惠的潜意识中成像,导致他在梦中反复确认罗汉的姓名与住处。至贞应二年(1223)时,从明惠在高山寺建造了罗汉堂并放置了宾头卢尊者像来看,他

此时仍然在关注《法住记》与罗汉。可以说,在从1212年至1223年的长达十年多的时间里,《法住记》与“罗汉信仰”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明惠,并对他的著作与梦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 结 语

中日两国的佛教源远流长。自从佛教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至日本以来,日本佛教界普遍以中国为师,他们通过汉译佛典学习佛教知识,络绎不绝地前往中国学习佛法。明惠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其以中国典籍为媒介,间接实现了向中国的学习。考察明惠与中国典籍的关系是了解古代佛教交流的重要一环。

本文以《高山寺圣教目录》《传记》《行状》等为资料,考察了《大唐西域记》《华严经探玄记》和《法住记》对明惠《梦记》的影响。对《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以磐石为代表的圣迹之憧憬是明惠屡次记录梦见“大磐石”的主要原因;明惠曾将梦中的某些情境与《华严经探玄记》中的记述一一对照确认,将梦见和女子亲近的行为解释为修行得到成就的因缘,以此来为自己的梦境寻求教理根据;《梦记》中明惠对罗汉名字和住处的特别关心应该是对《法住记》中的记载的如实反映。对明惠的《梦记》产生影响的中国典籍,截至目前,笔者仅注意到了《大唐西域记》《华严经探玄记》和《法住记》,找出更多与之相关的典籍并进一步考证其对《梦记》的影响是今后的目标和课题。

[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唐间丝绸之路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61)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石云涛。]

注

- [1] 高山寺典籍文书综合调查团编,高山寺古文書[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53.
- [2] 奥田勲.明惠:遍歴と夢[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139.
- [3] 河合隼雄.明惠:夢を生きる[M].東京:講談社,1995:22.
- [4] 山崎淳.『金文玉軸集』とその端に記された和歌—『明惠上人行状』の一記事から[J].古代中世文学研究論集,2001(3):351.
- [5] 八百谷孝保.華嚴縁起絵詞とその錯簡に就いて[J].画説(16),1938:317.
- [6] 中野玄三.玄奘三蔵絵下[M].東京:中央公論社,1982:135.
- [7] 高田时雄.京都兴圣寺现存最早的《大唐西域记》抄本[J].高启安,译.敦煌研究,2008(2):47.

- [8] 玄奘, 弁机著; 季羨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3.
- [9] 久保田淳, 山口明穂校注. 明惠上人集[M]. 東京: 岩波書店, 1994: 49.
- [10] 石田茂作. 写経より見たる奈良朝仏教の研究[M]. 東京: 東洋文庫, 1930: 144.
- [11] 高陽. 悪龍伝説の旅: 『大唐西域記』と『弁曉説草』[C]// アジア遊学(182). 東京: 勉誠出版, 2015: 38.
- [12] 小峯和明. 弁曉草の特色と意義[C]// 神奈川県立金沢文庫編集. 称名寺聖教尊勝院弁曉説草: 翻刻と解題. 東京: 勉誠出版, 2013: 381.
- [13] 奥田勲. 高山寺聖教目録[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5: 29.
- [14] 高山寺典籍文書綜合調査団編. 明惠上人資料第一[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2: 28.
- [15] 奥田勲, 平野多恵, 前川健一. 明惠上人夢記訳注[M]. 東京: 勉誠出版, 2015: 213.
- [16] 高山寺典籍文書綜合調査団編. 高山寺経藏典籍文書目録第一[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73: 122.
- [17] 般若. 大方廣佛華嚴經[C]//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0册. 東京: 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会, 1960-1978: 365.
- [18] 法藏. 華嚴經探玄記[C]//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35册. 東京: 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会, 1960-1978: 471.
- [19] 王鶴琴. 中国佛教罗汉信仰早期形态研究[J]. 宗教学研究(1), 2017: 146.
- [20] 藤原実資. 小右記[M]. 京都: 臨川書店, 1965: 256.
- [21] 鎌田茂雄, 田中久夫校注. 摧邪輪[M]. 東京: 岩波書店, 1971: 342.
- [22] 高辨. 四座講式[C]//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9册. 東京: 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会, 1960-1978: 901.
- [23] 玄奘. 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C]//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9册. 東京: 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会, 1960-1978: 13.

作者简介: 赵季玉(1986—) 女 汉族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研究方向: 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zhaojiyu2007@126.com

The Acceptance of Chinese Classics in *Yumenoki*

Abstract: The *Yumenoki* is a dream record written by the famous monk Myōe in the Kamakura era, who is famous for contributing to the resurgence of the Kegon sect. Besides *Yumenoki*, Myōe also has works such as *Konmongyokujikushū*, *Kegonengi*, *Genjōsanzōe*, and etc. Japanese scholars have demonstrate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lassics on the latter three. However,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Yumenoki* has remained undone despite the fact that Chinese classics such as *Datang Xiyuji*, *Huayanjingtanxuanji* and *Fazhuji* have all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it as well. In this paper, I will investigate the acceptance of these Chinese classics in Myōe's *Yumenoki* in order to catch a glimpse of Sino-Japanese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s in the ancient time.

Keywords: *Yumenoki*; Myōe; *Datang Xiyuji*; *Huayanjingtanxuanji*; *Fazhuji*

Author's Information:

Zhao Jiyu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6

Doctoral Candidate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zhaojiyu2007@126.com